

明儒學案

冊十

明倫彙編

明儒學案卷四十七 諸儒中一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豫章後學

夏鼎	熊繩祖	徐北瀾	熊榮祖	劉秉楨
熊育鑫	熊育鏞	周聯慶	蕭光柄	李真寶

重刊

文莊羅整菴先生欽順

羅欽順字允升號整菴吉之泰和人宏治壬子鄉試第一明年進士及第授翰林編修擢南京國子司業時章楓山先生爲祭酒皆正己率物太學一時之盛奉親歸家因疏乞終養逆瑾怒奪職爲民瑾誅復職由南京太常少卿陞南京禮部右侍郎改吏部右侍郎嘉靖初轉左侍郎拜南京禮部尙書改入禮部丁父憂服闋起原官未至改吏部具疏固辭於是得旨致仕丁未四月二十四日卒年八十有三詔賜祭葬贈太子太保諡文莊先生家居每旦正衣冠升學古樓羣從入敘揖畢危坐觀書雖獨處無惰容食恆二簋居無臺榭燕集無聲樂林希元曰先生自發身詞林以至八座其行己居官如精金美玉無得致疵先生自敘爲學云昔官京師逢一老僧漫問何由成

佛渠亦漫舉禪語爲答佛在庭前柏樹子意其必有所謂爲之精思達旦攬衣將起則恍然而悟不覺流汗通體旣而得證道歌讀之若合符節自以爲至奇至妙天下之理莫或加焉後官南雍聖賢之書未嘗一日去手潛玩久之漸覺就實始知前所見者乃此心虛靈之妙而非性之理也自此研磨體認積數十年用心甚苦年垂六十始了然有見乎心性之真而確乎有以自信蓋先生之論理氣最爲精確謂通天地亘古今無非一氣而已氣本一也而一動一靜一往一來一闔一闢一升一降循環無已積微而著由著復微爲四時之溫涼寒暑爲萬物之生長收藏爲斯民之日用彝倫爲人事之成敗得失千條萬緒紛紜膠轕而卒不克亂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是卽所謂理也初非別有一物依於氣而立附於氣以行也或者因易有太極一言乃疑陰陽之變易類有一物主宰乎其間者是不然矣斯言也卽朱子所謂理與氣是二物理弱氣強諸論可以不辯而自明矣第先生之論心性頗與其論理氣自相矛盾夫在天爲氣者在人爲心在天爲理者在人爲性理氣如是則心性亦如是決無異同人受天之氣以生祇有一心而已而一動一靜喜怒哀樂循環無已當惻隱處自惻隱當羞惡處自羞惡當恭敬處自恭敬當是非處自是非千

頭萬緒膠轕紛紜歷然不能昧者是卽所謂性也初非別有一物立於心之先附於心之中也先生以爲天性正於受生之初明覺發於既生之後明覺是心而非性信如斯言則性體也心用也性是人生以上靜也心是感物而動動也性是天地萬物之理公也心是一己所有私也明明先立一性以爲此心之主與理能生氣之說無異於先生理氣之論無乃大悖乎豈理氣是理氣心性是心性二者分天人遂不可相通乎雖然心性之難明不自先生始也夫心祇有動靜而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動靜之謂也情貫於動靜性亦貫於動靜故喜怒哀樂不論已發未發皆情也其中和則性也今以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爲性已發之和爲情勢不得不先性而後心矣性先心後不得不有罅隙可尋矣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心也仁義禮智指此心之卽性也非先有仁義禮智之性而後發之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也觀此知李見羅道性編亦一偏之論凡人見孺子入井而怵惕躊躇而不屑此性之見於動者也卽當其靜而性之爲怵惕不屑者未嘗不在也凡動靜者皆心之所爲也是故性者心之性舍明覺自然自有條理之心而別求所謂性亦猶舍屈伸往來之氣而別求所謂理矣朱子雖言心統性情畢竟以未發屬之性已發屬之心卽

以言心性者言理氣故理氣不能合一先生之言理氣不同於朱子而言心性則於朱子同故不能自一其說耳先生以釋氏有見於明覺自然謂之知心不識所謂天地萬物之理謂之不知性義以爲釋氏親親仁民愛物無有差等是無惻隱之心也取與不辨而行乞布施是無羞惡之心也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是無辭讓之心也無善無惡是無是非之心也其不知性者由於不知心爾然則其所知者亦心之光影而非實也高景逸先生曰先生於禪學尤極探討發其所以不同之故自唐以來排斥佛氏未有若是之明且悉者嗚呼先生之功偉矣

困知記

此理之在心目間由本而之末萬象紛紜而不亂自末而歸本一真湛寂而無餘惟其無餘是以至約乃知聖經所謂道心惟微者其本體誠如是也○孔子教人莫非存心養性之事然未嘗明言之也孟子則明言之矣夫心者人之神明性者人之生理理之所在謂之心心之所有謂之性不可混而爲一也虞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論語曰從心所欲不踰矩又曰其心三月不違仁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此心性之辨也二者初不相離而實不容相混精之

又精乃見其真其或認心以爲性差毫釐而謬千里矣○繫辭曰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易道則然即天道也其在人也容有二乎是故至精者性也至變者情也至神者心也所貴乎存心者固將極其深研其幾以無失乎性情之正也若徒有見乎至神者遂以爲道在是矣而深之不能極幾之不能研顧欲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有是理哉○道心寂然不動者也至精之體不可見故微人心感而遂通者也至變之用不可測故危○道心性也人心情也心一也而兩言之者動靜之分體用之別也凡靜以制動則吉動而迷復則凶惟精所以審其幾也惟一所以存其誠也允執厥中從心所欲不踰矩也聖神之能事也釋氏之明心見性與吾儒之盡心知性相似而實不同蓋虛靈知覺心之妙也精微純一性之真也釋氏之學大抵有見於心無見於性故其爲教始則欲人盡離諸相而求其所謂空空即虛也既則欲其即相即空而契其所謂覺覺即知也覺性既得則空相洞徹神用無方神即靈也凡釋氏之言性窮其本末要不出

此三者然此三者皆心之妙而豈性之謂哉使據其所見之及復能
向上尋之帝降之衷亦庶乎其可識矣○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人
固萬物中一物耳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人猶物也我猶人也其理容
有二哉然形質既具則其分不能不殊分殊故各私其身理一故皆
備於我夫人心虛靈之體本無不該惟其蔽於有我之私是以明於
近而暗於遠見其小而遺其大凡其所遺所暗皆不誠之本也然則
知有未至欲意之誠其可得乎故大學之教必始於格物所以開其
蔽也格物之訓如程子九條往往互相發明譬如千蹊萬徑皆可以
適國但得一道而入則可以推類而通其餘而今之學者動以不能
盡格天下之物爲疑是豈嘗一日實用其功徒自誣耳○此理之在
天下由一以之萬初非安排之力會萬而歸一豈容牽合之私是故
察之於身宜莫先於性情卽有見焉推之於物而不通非至理也察
之於物固無分於鳥獸草木卽有見焉反之於心而不合非至理也
必灼然有見乎一致之妙了無彼此之殊而其分之殊者自森然其
不可亂斯爲格致之極功○格物之格是通徹無間之意蓋工夫至
到則通徹無間物卽我我卽物渾然一致○自夫子贊易始以窮理
爲言理果何物也哉蓋通天地亘古今無非一氣而已氣本一也而

一動一靜一往一來一闔一闢一升一降循環無已積微而著由著復微爲四時之溫涼寒暑爲萬物之生長收藏爲斯民之日用彝倫爲人事之成敗得失千條萬緒紛紜膠轕而卒不克亂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是卽所謂理也初非別有一物依於氣而立附於氣以行也或者因易有太極一言乃疑陰陽之變易類有一物主宰乎其間者是不然夫易乃兩儀四象八卦之總名太極則衆理之總名也云易有太極明萬殊之原於一本也因而推其生生之序明一本之散爲萬殊也斯固自然之機不宰之宰夫豈可以形迹求哉斯義也惟程伯子言之最精叔子與朱子似乎小有未合今其說具在必求所以歸於至一斯可矣程伯子嘗歷舉繫辭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一陰一陽之謂道數語乃從而申之曰陰陽亦形而下者也而曰道者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元來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識之也學者誠以此言精思潛玩久久自當有見所謂叔子小有未合者劉元成記其語有云所以陰陽者道又云所以闔闢者道竊詳所以二字固指言形而上者然未免微有二物之嫌以伯子元來只此是道觀之自見渾然之妙似不須更著所以字也所謂朱子小有未合

者蓋其言有云理與氣決是二物又云氣強理弱又云若無此氣則此理如何頓放似此類頗多惟答何國材一書有云一陰一陽往來不息卽是道之全體此語最爲截直深有合於程伯子之言然不多見不知以何者爲定論也○竊以性命之妙無出理一分殊四字蓋一物之生受氣之初其理惟一成形之後其分則殊其分之殊莫非自然之理其理之一常在分殊之中此所以爲性命之妙也語其一故人皆可以爲堯舜語其殊故上智與下愚不移聖人復起其必有取於吾言矣○請以從古以來凡言性者明之若有恆性理之一也克綏厥猷則分之殊者隱然寓乎其間成之者性理之一也仁者知者百姓也分之殊也天命之謂性理之一也率性之謂道分之殊也性善理之一也而其言未及乎分殊有性善有性不善分之殊也而其言未及乎理一程張本思孟以言性旣專主乎理復推氣質之說則分之殊者誠亦盡之但曰天命之性固已就氣質而言之矣曰氣質之性性非天命之謂乎一性而兩名且以氣質與天命對言語終未瑩朱子猶恐人之視爲二物也乃曰氣質之性卽太極全體墮在氣質之中夫旣以墮言理氣不容無罅縫矣惟以理一分殊蔽之自無往而不通所謂天下無性外之物豈不亶其然乎○天人一理而

其分不同人生而靜此理固在於人分則屬乎天也感物而動此理固出乎天分則屬乎人矣君子必慎其獨以此夫○天命之謂性自其受氣之初言也率性之謂道自其成形之後言也蓋形質既成人則率其人之性而爲人之道物則率其物之性而爲物之道鈞是人也而道又不盡同仁者見之則謂之仁知者見之則謂之知百姓則日用而不知分之殊也於此可見所云君子之道鮮者蓋君子之道乃中節之和天下之達道也必從事於修道之教然後君子之道可得而性以全戒懼慎獨所以修道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子思此言所以開示後學最爲深切蓋天命之性無形象可覩無方體可求學者猝難理會故卽喜怒哀樂以明之夫喜怒哀樂人人所有而易見者但不知其所謂中不知其爲天下之大本故特指以示人使知性命卽此而在也上文戒懼恐懼卽所以存養乎此然知之未至則所養不能無差或陷於釋氏之空寂矣故李延平教人須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卽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李之此指蓋得之羅豫章羅得之楊龜山楊乃程門高第其傳固有自來矣程伯子嘗言學者先須識仁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叔子亦言勿忘勿助長卽是養氣之法如不識怎生養有物始言養無物又養個甚

由是觀之則未發之中安可無體認工夫雖叔子嘗言存養於未發之時則可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此殆一時答問之語未必其終身之定論也且以爲既思卽是已發語亦傷重思乃動靜之交與發於外者不同推尋體認要不出方寸間耳伯子嘗言天理二字是自家體貼出來又云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間停停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若非其潛心體貼何以見得如此分明學者於未發之中誠有體認工夫灼見其直上直下真如一物之在吾目斯可謂之知性也矣亶亶焉戒懼以終之庶無負子思子所以垂教之深意乎○存養是學者終身事但知既至與知未至時意味迥然不同知未至時存養非十分用意不可安排把捉靜定爲難往往久而易厭知既至時存養卽不須大段著力從容涵泳之中生意油然而有不可遏者其味深且長矣然爲學之初非有平日存養之功心官不曠則知亦無由而至朱子所謂誠明兩進者以此省察是將動時更加之意卽大學所謂安而慮者然安而能慮乃知止后事故所得者深若尋常致察其所得者終未可同日而語大抵存養是思主省察乃輔佐也○理一也必因感而後形感則兩也不有兩卽無一然天地間無適而非感應是故無適而非理○神化者天地之妙用也天

地間非陰陽不化非太極不神然遂以太極為神以陰陽爲化則不可夫化乃陰陽之所爲而陰陽非化也神乃太極之所爲而太極非神也爲之爲言所謂莫之爲而爲者也張子云一故神兩故化蓋化言其運行者也神言其存主者也化雖兩而其行也常一神本一而兩之中無弗在焉合而言之則爲神分而言之則爲化故言化則神在其中矣言神則化在其中矣言陰陽則太極在其中矣言太極則陰陽在其中矣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學者於此須認教體用分明其或差之毫釐鮮不流於釋氏之歸矣○唐宋諸名臣多尙禪學學之至者亦儘得受用蓋其生質旣美心地復得此虛靜兼有稽古之功則其運用酬酢雖不中不遠矣且凡爲此學者皆不隱其名不諱其實初無害其爲忠信也故其學雖誤其人往往有足稱焉後世乃有儒其名而禪其實諱其實而侈其名者吾不知其反之於心果何如也○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一段義理精粹要非聖人不能言象山從而疑之過矣彼蓋專以欲爲惡也夫人之有欲固出於天蓋有必然而不容已且有當然而不可易者於其所不容已者而皆合乎當然之則夫安往而非善乎惟其恣情縱欲而不知反斯爲惡耳先儒多以去人欲遏人欲爲言蓋所以防其流

者不得不嚴但語意似乎偏重夫欲與喜怒哀樂皆性之所有者喜怒哀樂又可去乎象山又言天亦有善有惡如日月蝕惡星之類是固然矣然日月之蝕彗孛之變未有不旋復其常者茲不謂之天理而何故人道所貴在乎不遠而復奈何滔滔者天下皆是也是則循其本而言之天人曷常不一究其末也亦安得而不二哉○太極圖說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疑三語愚不能無疑凡物必兩而後可以言合太極與陰陽果二物乎其爲物也果二則方其未合之先各安在耶朱子終身認理氣爲二物其源蓋出於此○正蒙云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之不止者可與言性矣又云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夫人物則有生有死天地則萬古如一氣聚而生形而爲有有此物卽有此理氣散而死終歸於無無此物卽無此理安得所謂死而不亡者耶若夫天地之運萬古如一又何死生存亡之有譬之一樹人物乃其花葉天地其根幹也花謝葉枯則脫落而飄零矣其根幹之生意固自若也而飄零者復何交涉謂之不止可乎故朱子謂張子此言其流乃是個大輪迴由其迫切以求之是以不覺其誤如此○謝上蔡有言心之窮物有盡而天者無盡如之何包之此言不知爲何而

發夫人心之體卽天之體本來一物無用包也但其主於我者謂之心耳心之窮物有盡由窮之而未至耳物格則無盡矣無盡卽無不盡夫是之謂盡心心盡則與天爲一矣如其爲物果二又豈人之智力之所能包哉○昔官京師逢一老僧漫問如何成佛渠亦漫舉禪語爲答云佛在庭前柏樹子愚意其必有所謂爲之精思達旦攬衣將起則恍然而悟不覺流汗通體旣而得證道歌讀之如合符節自以爲至奇至妙天下之理莫或加焉後官南雍則聖賢之書未嘗一日去手潛玩久之漸覺就實始知前所見者乃此心虛靈之妙而非性之理也自此研磨體認日復一日積數十年用心甚苦年垂六十始了然有見乎心性之真而確乎有以自信朱陸之學於是乎僅能辨之良亦鈍矣蓋嘗徧閱象山之書大抵皆明心之說其自謂所學因讀孟子而自得之時有議之者云除了先立乎其大者一句全無伎倆某亦以爲誠然然愚觀孟子之言與象山之學自別於此而不能辨非惟不識象山亦不識孟子矣孟子云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以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一段言語甚是分明所貴乎先立其大者何以其能思也能思者心所思而得者

性之理也是則孟子喫緊爲人處不出乎思之一言故他日又云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而象山之教學者顧以爲此心但存則此理自明當惻隱處自惻隱當羞惡處自羞惡當辭遜處自辭遜是非在前自能辨之又云當寬裕溫柔自寬裕溫柔當發強剛毅自發強剛毅若然則無所用乎思矣非孟子先立乎其大者之本旨也夫不思而得乃聖人分上事所謂生而知之者而豈學者之所及哉苟學而不思此理終無由而得凡其當如此自如此者雖或有出於靈覺之妙而輕重長短類皆無所取中非過焉斯不及矣遂乃執靈覺以爲至道謂非禪學而何蓋心性至爲難明象山之誤正在於此故其發明心要動輒數十百言而言及於性者絕少間因學者有問不得已而言之只是枝梧籠罩過並無實落良由所見不的是誠不得於言也嘗考其言有云心卽理也然則性果何物耶又云在天者爲性在人者爲心然則性果不在人耶旣不知性之爲性舍靈覺卽無以爲道矣謂之禪學夫復何疑或者見象山所與王順伯書未必不以爲禪學非其所取殊不知象山陽避其名而陰用其實也何以明之蓋書中但言兩家之教所從起者不同初未嘗顯言其道之有異豈非以儒佛無二道惟其主於經世則遂爲公爲

義爲儒者之學乎所謂陰用其實者此也或者又見象山亦嘗言致思亦嘗言格物亦嘗言窮理未必不以爲無背於聖門之訓殊不知言雖是而所指則非如云格物致知者格此物致此知也窮理者窮此理也思則得之得此者也先立乎其大者立此者也皆本之經傳然以立者此也一語證之則凡所謂此者皆指心而言也聖經之所謂格物窮理果指心乎故其廣引博證無非以曲成其明心之說求之聖賢本旨竟乖戾而不合也或猶不以爲然請復實之以事有楊簡者象山之高第弟子也嘗發本心之問遂於象山言下忽省此心之清明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有詹阜民者從游象山安坐瞑目用力操存如此者半月一日下樓忽覺此心已復澄瑩象山目逆而視之曰此理已顯也蓋惟禪家有此機軸試觀孔曾思孟之相授受曾有一言似此否乎其證佐之分明脈路之端的雖有善辨殆不能爲之出脫矣蓋二子者之所見卽愚往年所見之光景愚是以能知其誤而究言之不敢爲含糊兩可之詞也嗟夫象山以英邁絕人之資遇高明正直之友使能虛心易氣舍短取長以求歸於至當卽其所至何可當也顧乃眩於光景之奇特而忽於義理之精微向道雖勤而朔南莫辨至於沒齒曾莫知其所以生者不